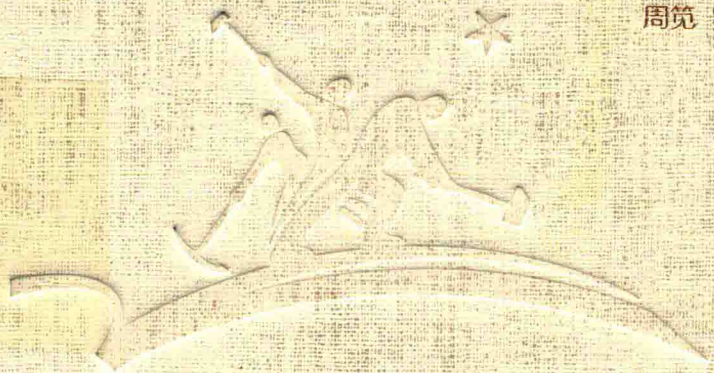




安娜·卡列尼娜

(二)

[俄] L·托尔斯泰 著
周笈 罗樱南 译



三联经典文库

068

安娜·卡列尼娜

(二)

[俄] L·托尔斯泰 著 周笈 罗稷南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1-4)/(俄)L·托尔斯泰著;
周筑, 罗稷南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6

(三联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3905-7

I. ①安… II. ①托… ②周… ③罗… III. ①长篇小
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402号

目次(二)

第三部 481

第四部 715

插图目次

Nicholai Piskarev 插图 838

第三部

—

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外国去，他在五月末尾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乐这种生活的。康斯丹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这个夏天，他并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来。但是不管他对于赛尔吉·伊凡诺维奇的爱和尊敬，列文在乡下和他的哥哥一起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于乡村的那种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把他激恼了。在康斯丹丁·列文，乡间是生活的舞台，欢喜，悲哀，劳苦的舞台。在赛尔吉·伊凡诺维奇，乡间一方面说是劳苦后的休息所，

另一方面说是对于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的解毒剂，他是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的。在康斯丹丁·列文，乡间的好处第一就在它是劳动的场所，那劳动的用处是无可置疑的。在赛尔吉·伊凡诺维奇，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且又宜于无所事事，加之，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丹丁·列文恼怒。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总是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话，没有虚矫，也没有自卑，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他得出了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的结论，证实了他的了解他们。康斯丹丁·列文不喜欢这种对于农民的态度。在康斯丹丁，农民只是共同劳动中的主要的协力者，而且不管他对于农民所抱的尊敬和近乎血统一般的情爱——如他自己所说，那多半是和他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一同被吸进去的——不管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是怎样常常醉心于这些人的气力，温和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特质的时候，他对于农民的疏懒，放纵，嗜酒和说谎，就屡屡为之震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丹丁是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他对于农民，恰如他对于一般

的人一样，是又喜欢又不喜欢的。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于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于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做什么特别的东西来爱憎，不只是因为他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一部分，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性质和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立。加之，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和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俄里路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一定的见解，要是有人问他理不理解农民，还是像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的。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是和说他理解一般的人一样。他不断地去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所认为善良有趣的人的农民，他不断地去发现他们的新的特征，改变自己以前对于他们的意见，形成新的意见。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恰正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

的人不同且又相反的了。在他的有规律的头脑里明白地形成了关于农民生活的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那种生活的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和别的生活样式的对照而推演出来的。他从没有改变过他的关于农民的见解和他对于他们的同情的态度。

在兄弟间关于农民的意见所引起的争论中，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总是征服了他的弟弟，就正是因为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一定的见解。康斯丹丁·列文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一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丹丁就陷于自相矛盾了。

在赛尔吉·伊凡诺维奇眼中看来，他的弟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他的心放在正当的地位（如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脑筋，虽则颇为灵敏，却太被刹那间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了矛盾。用长兄的恳挚，他时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义，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满足，因为他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丹丁·列文把他的哥哥看成是一个具备博大的智能和修养的，在言语的最高意义上的所谓高尚的，而

且赋有一种服务于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的人。但是在他的心底里，他年纪愈大以及知道他的哥愈深，他就愈加常常地这样想着：这种他感觉得自己完全欠缺的从事于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特长，倒毋宁是什么东西的缺乏——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活力，缺乏心这种东西，缺乏一种冲动，可以使人从展开在自己面前的无数的人生行路中选择一条，而且专心致力于那一条。他愈深知他的哥，他就愈注意到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和旁的许多服务于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的，而是从理性上推断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之举，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在这个考察中更坚强了列文的信念的，是他观察出了他的哥并没有把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看得比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的构造更放在心上一点。

除此以外，康斯丹丁·列文和他的哥在一起感到不安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悠长的夏日还不够长，可使他做完一切应做的事，而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却在度着假日。但是虽然他正度着假日，那就是说，他停止写作，他却是这样习惯于心智的

活动，他喜欢把浮上他脑里的思想装在优美简明的形式里表现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听着。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者就是他的弟弟。因此，不管他们的关系的亲密和贴近，康斯丹丁丢下他一个人是感到不安的。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喜欢仰躺在阳光里的草地上，这样躺着，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读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的弟弟说，“这种田舍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洞得像大鼓一样！”

但是康斯丹丁·列文坐在那里听着他说话感觉得很沉闷，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耕过的田里去，随随便便堆在那里的什么地方，而且不会用螺旋扭紧犁嘴，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就会说新犁不中用，没有旧的安特列夫纳的犁那么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辰光，你走动得够了吧。”赛尔吉·伊凡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事务所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田场去了。

二

六月初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老乳母兼女管家的亚嘉菲·密哈罗夫纳拿了一瓶她刚渍好的菌子送到地窟去的时候，在路上跌倒了，挫伤了腕关节，地方医师，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诊视她。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它并没有折断，倒欣幸有和鼎鼎大名的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丑闻，抱怨着地方行政所陷入的可怜的状态。赛尔吉·伊凡诺维奇热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于是，被新的听者所激起，他滔滔地谈着，发表了二三锋锐的紧要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师的恭敬的赞赏，立刻陷入了他的弟弟所熟知的那种总是继着辉煌的热烈的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的心情。医师走了以后，他想要携了钓竿到河边去。赛尔吉·伊凡诺维奇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为夸耀。

康斯丹丁·列文自己原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的，就驾了马车载他的哥一同去。

这是在一年中夏季的转移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经确定，人已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刈草了；那时节，裸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那穗还没有长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的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伸出在播种得迟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已经发芽，盖没了地面；那时节，那被家畜踏践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了的荒田已经耕转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被犁触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的气味，在低地上河旁的草原像深海似的展开着，等待着镰刀，在那草原上黑魑魑地四处堆积着被刈除了的酸模草的茎干。

这是在农作中，每年重复着，每年倾注着农民的全力的收获劳动开始之前一个短短的休息期到来的时节。收成是佳好的，明朗的，炎热的夏日和短促的，多露的夜一同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得驶过树林。赛尔吉·伊凡诺维奇一路赞赏着簇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遮荫的一边显得黑暗的，被黄色的托叶弄成灿烂斑

驳的，将要开花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生出来的幼树的嫩芽。康斯丹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关于自然之美的话，言语在他看来是夺去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同意他的哥所说的，但是他不由得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了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都被高地上的荒田的景象所吸住了，那荒田里有的地方给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踏践，被纵横割着犁痕，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粪料，有的地方被犁耕过了。一串农用车在田间通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一切必要的事物都布置停当了，觉得很快活。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移到刈草上面去了，他对于刈草总是感觉得好像特别有什么地方撩动他的心。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他的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的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要沾湿他的脚，赛尔吉·伊凡诺维奇要求他的弟弟驱车驶过草场直达可以捕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去。康斯丹丁·列文虽然觉得压碎他的草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弱地缠绕了车轮和马脚，把种种种子黏留在濡湿的车轮的辐和毂的上面了。哥哥坐在灌木下，整理他的

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系了起来就走进不被风吹动的，宏大的，灰绿色的，像海一般的草场去了。结着成熟了的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顶潮湿的地方差不多长到齐了他的腰。

横过草场，康斯丹丁·列文走出到了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掬着一只蜂篮，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捕获了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密奇？”他问。

“可不是，康斯丹丁·米特立奇！我们只要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呵！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了。他们正在犁你的田，解下马轭，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密奇——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呃，哦。我们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你总是刈割得早一点。哦，确实的，靠上帝，干草好极了呀，够给牲口吃呢。”

“你看天气怎样？”

“那要听上帝。也许会晴下去吧。”

列文走向他的哥去。

赛尔吉·伊凡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好像还是兴致非常好的样子。列文看出他被医师的谈话所刺激，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快地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刈草人，和解决他所时时挂在心上的刈草的问题。

“哦，我们去吧。”他说。

“做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儿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呵！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却还是愉快得很呢。渔猎的好处就是可以和自然接触。这个钢铁一般的水是多么地美丽呵！”赛尔吉·伊凡诺维奇说，“覆盖着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可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声懒气地回答。

三

“你知道我在想着你的事。”赛尔吉·伊凡诺维奇说，“地方上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照这位医师对我说的。他是个很聪敏的家伙啦。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

在还是要说你不出席会议，完全脱离地方议会的事务是不对的。假如正直的人不参与，自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了钱，通通做了薪水，没有学校，没有助医，没有产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不是没有试过，你知道。”列文慢慢地不愿意地说，“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我得承认，这道理我可真不明白。我不相信是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当真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的，但是我知道我什么也不能够做。”列文说。

他并没有怎样理会他的哥所说的话。眺望着河那边的耕地，他看出有圈黑的东西，但是他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人。

“你干吗什么都不能做？你尝试过，你自己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什么都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自尊心呢？”

“自尊心！”列文说，被他哥的话刺伤了，“这我不明白呢。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积分学，

而我不懂，那才有自尊心发生。但是在这种场合，人首先要能相信他对于这种事务确有相当的才能，而尤其要能相信这种事务是的确很重要的。”

“什么！你的意见是说它并不重要吗？”赛尔吉·伊凡诺维奇说，他所感到兴味的事情他的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伤了他的心了，而尤其伤他心的是他的弟弟显然并不十分注意他的话。

“我不觉得它重要；它抓不住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列文回答，认清了他所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在让农民们停歇了耕作。他们在把犁翻转来。“难道他们犁耕完了吗？”他诧异着。

“哦，实在。”长兄说，他那精致的聪明的脸孔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独创，真诚，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但是实在，你所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言爱农民的，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的——”

“我从没有这样声言过。”康斯丹丁·列文想。

“——把他们的死活不当重要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无学的黑阁里，听任每个乡村书记的